

内 伤

一个表现主义画家的心灵史

刘绍隽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内 伤

一个表现主义画家的心灵史

刘绍隽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伤：一个表现主义画家的心灵史 / 刘绍隽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33-0948-6

I. ①内… II. ①刘… III. ①艺术—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J121②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9418号

内伤：一个表现主义画家的心灵史

刘绍隽 著

责任编辑：徐蕙蕙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刘绍隽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277千字

版 次：2012年11月第一版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48-6

定 价：6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中国需要表现主义吗？	1
---------------	---

一、我的'85 美术新潮（1983—1989）

引子	6
1. 1983—1984 年：未知的生活在等待	6
2. 1984 年创作的第一张作品	9
3. 1985 年的几张作品（一）	11
4. 1985 年的几张作品（二）	14
5. 1985 年我的六平米小屋兼画室	16
6. 1985 年江苏青年艺术周现代艺术展后的几张作品	19
7. 1985 到 1987 年的另几张作品	23
8. 1986 年夏天的西北之行	27
9. 1986 年“晒太阳”艺术展《太阳，我胯下金灿灿的睾丸》	29
10. 1987 年夏作品《健身房》	32
11. '85 时期油画作品所用的简陋画框和画布	34
12. 1987 年“晒太阳”艺术活动中我的个人画展	36
13. 1988 年：一个朋克	40
14. 1988 年：画室及一些随想	44
15. 1988 年的卡通式表现主义作品样稿	54
16. 1989 年 7 月 1 日我们的展览	58

二、1989 年之后我的艺术历程

续写引子	63
17. 1990—1991 年：85 理想精神的惯性延伸	63
18. 再次遇到荷兰人汉斯·凡·代克	83
19. 九十年代的漂泊	88
20. 九十年代中期的生活和一些展览	91

21. 1997年“都市人格”组合展我的个展	94
22. 无法靠得更近的现实世界——九十年代后十年的作品	107
23. 2001年关于个展《表象之内·伤》	120
24. 江东门画室蹊跷被拆	131
25. 2002年“晒太阳”露天艺术活动	141
26. 2004年去上海朱家角艺术家仓库	145
27. 2005年“病”展上的一个作品和一个行为	156
28. 2007年薛红艳策划“分形意象——当代艺术展”及此后出版的同名书中提出的两个问题	161
29. 2007年左右南京的几个工作室及作品理念	166
30. 挣扎与虚无——关于2006—2008年作品	178
31. 2008年“失重”国际艺术双城展上的装置作品	195
32. 向《1980年代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展》献花圈及之后的两个展览	199
33. 《埋野种》——南京“清明”当代艺术展上我的行为作品及其他几个展览	205
34. 2011年的《激素》展和其他艺术活动以及有关最近的绘画	209
35. 2012年“痛觉”当代艺术试验活动我的装置作品《痛》	217
36. 过去的小结	219

【附录】

1. 伤城——我的南京我的艺术	224
2. 关于病态社会与病态艺术的访谈	227
3. 精神抵抗——论刘绍隽新存在主义绘画（文 / 周理农）	232

后记	235
----	-----

【自序】

中国需要表现主义吗？

最终我们都必须在历史的进程中落实那粒尘埃的位置，即使发生着的现实正沿着那条平庸恶俗之路向下滑行。每个时代都有逆流者迎着堕落的涌潮，韧性地固守着生之真义，使“恶”时代的人性底线得以留存。在今天，理想主义精神的自觉力依然支撑着极少数艺术家的灵魂，使他们在极度糜烂的现实中仍旧意志坚定、清醒如初，拒绝被各式功利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等占据的主流话语吞噬，孑然行走在社会与生存的边缘。在这个充斥行尸走肉的时代，一个不愿与时代合谋堕落之人的精神挣扎，最后汇集而成的表现主义精神的呐喊，勾勒出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

而时代阴影的真实将由烙在个人生命体上的累累伤痕如实地展开，犹如表现主义之箭在穿透我们生命之后，在身体的伤口处开出的冷冽凄艳的真我之花，在每个时间的节点留下灵魂因抵抗而创伤的痛楚。在此，表现主义和我们真实而苦难的人生已很难分开，它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们精神的成长与表达，由年轻而中年，直到衰老，最后将在黑夜中沉入大地深处，而表现主义的灵魂将会长存下去。

要追问中国艺术中的表现主义状况，不妨先来简略回溯下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吧。它的启蒙期亦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发生，一些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带入西方后印象派及之后流派的现代艺术观念，并试图用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理念以及现代艺术的新样式，来冲击长期以来被封建主义压制所致的，中国传统美术精神的萎靡、逃向虚无或者走向极端世俗化的现状，如当年决澜社的画家群发起的中国新美术运动，由于社会的动荡与人的原因，短暂的对西方的模仿和浅显的几年自我探索后就没能支撑下去。在同一时期，鲁迅倡导的中国新木刻运动接受了一点来自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如珂勒惠支等，出现了一些表现主义雏形的木刻作品。其后是半个世纪的现代艺术断裂期，这一时期被那几个中国美术史上的极端庸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借口辅佐着政治的权力，把控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在疯狂的“文革”以民粹主义对文化彻底地摧毁之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初年，星星画会的露天展览才重新开启了追寻人之个性与深度自我表达的现代艺术之门。紧接着’85美术新潮的爆发，全国各大城市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才得以真正展开。中国现当代艺术的真正历史，从星星画展算起只是短短的三十几年。

表现主义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又传入中国，由于当时的人们正处在精神启蒙的空白状态，受幼稚解读能力的制约，表现主义只缓慢影响到少数敏感且精神无比饥渴的忧郁气质的画家。大多数画家从形式和心理上更容易接近和模仿达利式的超现实主义，这类绘

画似有梦幻意境的错乱故事情节又有具体形象可看，且能够很好地发挥学院的写实技术，因此也是由“文革”以来的描绘外在生活场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包括后来的伤痕美术），转向对人的内在心理深度描述的现代性艺术意识的便捷捷径。而表现主义对艺术家激情状态下有魄力的精神直觉力，以及自我分裂状态下内在深度的艺术语言的敏感表述并到位要求很高，在中国还需要一个实践和认知的过程。这样长期以来，以现实主义故事性场景描述为主的绘画意识，随表现主义的传入而逐步拓展出了绘画作为绘画自身的更具能量的语言系统，即绘画性的强调，使作品中的色、线、形在个性化的语言支配下释放出更大的视觉冲击力，至此人们手上有了更好的现代性的文化批判的武器。在精神属性上，表现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真实自由而直接有力的表达方式，极为有效地使生命意志中的痛苦和绝望，灵魂深处的咆哮与反抗视知觉性地爆发出来，它似针刺般锐利的寒光，直逼这个极为不适地包裹并压迫着我们生命体的社会现实。

如此，我们再进一步梳理追问：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史中曾闪过过和西方表现主义相类似的精神之境吗？先来看看什么是表现主义？在我看来，表现主义就是人在社会中命运真相的本质揭示，是建立在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观上，对日趋堕落的物欲世界的精神不适感以及被其遮蔽之下的人的命运真相的直接剥离与呈现。在十九世纪末由梵高、蒙克、斯特林堡等先驱开辟了西方表现主义艺术运动，通过浪漫而痛苦的激情表达和人性的、生与死的、孤僻的思辨沉醉来发泄内心极端渴望却难以实现的苦闷不适。二十世纪初表现主义在德国得到了蓬勃发展。表现主义艺术家受当时康德哲学的崇高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的超人意识以及叔本华的悲观厌世等哲学的影响，伴随因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发展而不断加剧的对自然和人性的压迫，使古典精神注重的宁静而理性的审美平衡，随现代文明的到来及其对人性的无情挤压而被摧毁，内心积郁问题的无比纠结需要革命性的更具内在能量的新艺术语言来平衡表达与现实反思，表现主义艺术因此产生。在表现主义对客观对象竭尽夸张、变形乃至怪诞的手法下，艺术家肆意主观感情的宣泄，以揭示自我的灵魂以及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呈现内心消弭不去的永久苦闷，展示其背后永恒的精神呐喊，表现主义是所处社会动荡变革期的文化危机和精神混乱的真实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史中，有类似含有表现主义精神的文化事件或艺术形态出现过吗？回答是几乎没有。除了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受老庄影响，追求人生的逍遥自在、放荡不羁，纵酒行歌、针砭时事几近极端化的生活态度，因他们真性情单纯、直率、不加掩饰，追求个性、释放自我的逍遥生活理念，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昙花一现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靠近一些表现主义真性情的直接叙述方式。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其追求个人逍遥自在、避世隐居的生活方式仍然没有触及真实揭示人的现实困境的核心。只是，“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等人的生活理念是完全对立于统治者用来长期控制国人的封建儒学思想——即对真正的自我的遮蔽乃至对自我的彻底阉割的忠义而圆滑的入世态度。道和释的超

脱出世更是和入世求真的表现主义精神南辕北辙。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都难见几个揭示在王权威压下人的入世生存本质的精神追问，艺术上推行的是些被封建王权压制着的不敢暴露真实自我，只能寄情于山水花鸟旁顾左右而言他的萎靡、虚伪、虚无隐世之作。虽然书法中狂草似有较强的表现欲，但仍难突破字形结构、毛笔柔软的圆润线条下基本运笔法的规矩对个性自我的决定性控制，这柔性的毛发生出的圆润线条里丧失、遮蔽了多少真我，书家只是借字形及其意思在隐晦可控的规矩范围里作最大限度的抒情继而逍遥超脱，其中看不到多少痛苦而真实的内心暴露。

那么，中国文化需要表现主义吗？中国文化的精神里需要一场彻底的表现主义艺术运动来清除其对“人与现实”关系的真实遮蔽吗？需要一次真正求真的追问来清洗我们几千年以来艺术中早已麻木的灵魂，以揪出我们已隐埋于历史背后的真实的嘴脸吗？这里的真实就是指对人与社会真相的暴露。在今天的文化现场中，我们看到的是极权意志和工业社会纠结而成的怪胎体制造成的人性的极端扭曲，一面是开放的糜烂，及时行乐的堕落生活的麻醉，另一面是彻底阻拦和消解人们对精神信仰的渴望，而精神信仰之路的被阻，更使人们无耻地坠入声色犬马的现实满足之中。并且，在主流文化控制的领域里，竭力推举不痛不痒的用以回避现实中深重矛盾的献媚、虚伪、虚无的东西，并用大量的低俗娱乐来打发人们宝贵的生命时光，表面是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质是暗中激发人们趋于动物性的堕落欲望，多数人已被改造得鼠目寸光不再思考更远的东西，使我们满目所见皆为行尸走肉，且在恶之花怒放的现实中，纷纷倒在物欲和色欲的温床上，“皆大欢喜”地完成动物性肉体之“人”的苟且使命。因此，在今天，表现主义精神的艺术家对这个社会的作用尤其明显，他们冷峻或深沉的目光触及到那“恶”的现实虚伪表层下的糜烂伤花，真实地看到人们在压迫和糜烂中畸形的人生，揭开极权意识形态笼罩下人的命运的真相，使我们对一个更正义、更健康的人与社会有所期待。而表现主义的表达以崇高、严肃、真实、批判的精神视角，击醒这个社会日趋堕落的人的欲望，重建社会的精神信仰，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竭力掩盖、需要砸开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环境急欲发出的精神呼号。

西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新复兴了表现主义艺术，进入了新表现主义时代，并在那几年形成过全球化的影响。当年由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产生的波普、观念等艺术的皇帝新衣，被精英化的以德国新表现主义为代表的精神真实又自由表达的艺术所取代，其厚重与激情、深沉与个性的绘画涉及对德国政治、文化、历史、现实的深度切入，出现了巴塞利兹、伊门道夫、基费尔等一批复兴德国精神的艺术大师。由于资讯限制，包括意大利的超前卫等，九十年代之后才广泛传入中国。这种精神的艺术所具有的强烈个性气质势必吸引到中国的艺术家，也会激发出中国人被遮蔽的内在求真的激情，使这种优秀的文化沉淀、吸收、搅拌进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其实表现主义的激情宣泄方式是带有本质的普遍性和世界性的，和人的苦难存在密切相连，每个民族都可

以转化这种直接而粗砺的艺术形式，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体系，真诚、深刻地展示个体到民族的永恒伤痛，使笼罩在中国几千年沉重的历史阴影之下人的真实存在得以展现。现在看，虽然这个潮流已是过去，但仍转化为艺术家个体的存在，在世界各地艺术现场中的表现主义的力量依旧活跃且重要。而且今天的表现主义艺术的内核也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在往前发展，比如早期的表现主义对象只画风景、肖像、静物就可以了，在新表现主义时期，文化—神话、民族—历史、色情和原始主义等都成了主题，在今天，观念或新技术媒体的介入都会使表现主义有新的发展可能。而此时，在精神信仰几近摧毁的中国文化现场，则更需要一场真正中国式的表现主义的灵魂洗涤。

纵观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表现主义作为横穿中国当代艺术的潜流，从'85美术新潮到现在一直在一些艺术家的努力下艰难存在和发展着。从时间的情绪来看，'89之前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青春年少的生命意志是对具有表现主义的精神指向的艺术有强力支撑的。'89之后这种直抒胸臆的真实说词式的语言表现方式被犬儒的社会情绪以及新的艺术权力话语所压抑，使这种艺术语言表达的样式不合此刻享乐和矮化人格盛行的低级社会情绪，成为一种边缘状态的暗流，而更深度的心理压抑却始终未减。九十年代之后，玩世的、艳俗的、新媒体技术的、抽象无现实所指的、一切回避现实真相的艺术与犬儒资本携手，借口后现代艺术的多元转型之际，不痛不痒地、堂而皇之地纷纷上位，致使当代艺术沦为意识形态与犬儒资本的奴隶，成了一件被意识形态装饰所用的文化壁挂，其先锋性、批判性逐渐丧失。能够看到，中国文化中国民的劣根性在官文化的强罩之下愈发彰显的奴性嘴脸，并且还合谋利用各得其利，一幅其乐融融、糜烂堕落的忙碌场景。一些调和、中庸、学院型、技术型、与东方传统文化杂交的各种样式所谓表现主义顺势上位，混淆视听，此时真正的表现主义者则陷入更加孤独的灵魂抗争中。在当代社会暴露出日益深重的各类大的社会问题及其对人性的压迫下，在享乐为主的时代司空见惯的人性短视而堕落的欲望包围下，要么随波而去，要么是更深度心理压抑。在这样的现实前提下，严肃、真实状态的艺术家的灵魂必将更深度地压抑，更加内伤重重。从文化的意义来说，典型品格的艺术家灵魂真实内伤的展现，也将折射出现实社会的人性恶性偏离状况，从而引起社会仅剩良知的警惕，使得人的精神信仰最终能够上升到普世价值的基本道路上。

如今，在艺术和现实中穿越近三十年的时世变故，在历史的肌体上愈来愈清晰地刻出自己生命的印痕，一个在“恶”的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一个内伤深重的人，一个在表现主义庄严的外衣下闪射出痛苦而真实的灵魂光彩的人，将是这个时代留下的一个真实之“人”的精神样本。

2012.06.17

一、我的'85 美术新潮（1983—1989）

引子：

现实的情况是：当代艺术正沿着自身的惯性在恣意膨胀，因此这个时候回溯历史的情境细节，再回到那些曾刻骨铭心的青春年少的艺术事件当中去，时有分裂的感觉。’85时的精神状态和如今现实的人的精神状态是如此不同，尽管’85美术新潮的历史被尤伦斯美术馆重新提起，并且引起了一片质疑或者说争论，这依然勾起每个参与’85美术新潮历史的艺术家内心的激情。该怎样去回溯这段历史，我犹豫不决，是概括性地大致描述一下，还是把那个青春年少充满艺术激情的岁月细致呈现呢？

1. 1983——1984年：未知的生活在等待

那么那根回溯的神经现在应该打足精神，排除现实的干扰，深呼吸，然后下潜。

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夏天，1983年7月28日（这么多年了，我对这个日子却记得很清楚），那时该是19岁的我，带上简单的行李，很是兴奋地和另两个同学来到了南京，向南京市人事局报到，等待下分的单位。7月初我们从那个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了。现在需要进入人生的第二阶段——用学到的知识去为社会和自己工作，对于一个懵懂状态的年轻人，还是有很多的未知生活等待着去燃烧欲望的神经。

年轻人多愁善感、敏感而忧郁的心灵，过剩的无着落的精力和情感，很容易坠入诗歌或者音乐当中，因此对于一个内心充满渴望、感情丰富的年轻人，最好是用音乐和诗歌排遣自身的孤独，而且是当着一种新的职业的可能而逐步陷入其中。其实我在学校时就已经不由自主的迷恋其中。

环境是极为孤独的，我一人晚上暂住在那个只有六平米的值班室里，厂长说这暂时是我的宿舍。也不存在食堂，得自己开始真实地面对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有两百来号人集体性质的小厂。好在厂址在市区，没事可以到处闲逛。工作是在技术科搞模具设计。

很快我的那些幼稚的诗歌同最早自学的临摹画就引起工厂年轻美工同事的注意，与此同时我还考到省歌舞团的培训班学习声乐（男低音）。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之后，就去看了他的画室，他的画室人气很旺，有一帮他的同学每天把外面的风景写生画带过来相互比较，还有些油画人物、静物。我记得很清楚，印象派和梵高是他们知识的极限，《渴望生活》是每人必读的圣经，其实也不知道在当年他们是不是真懂梵高的艺术，记得当时都很欣赏柯罗诗意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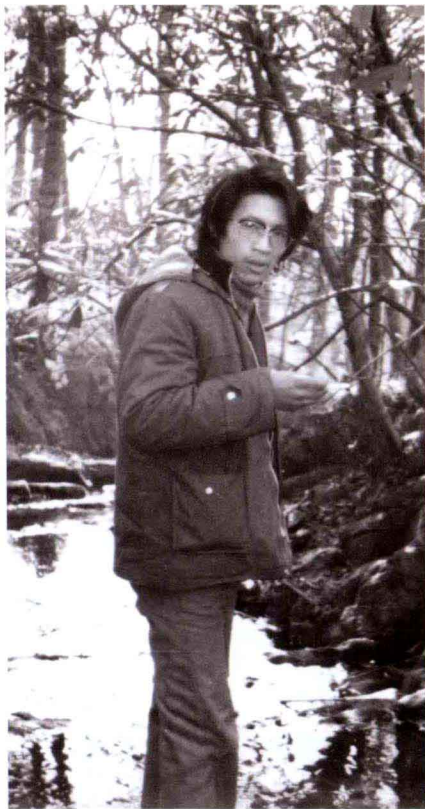
这样在对文字情感表达的局限性和有限的一点音乐品种局限下（当时还没传进摇滚乐），绘画成了一种可能，一种能够彻底宣泄潜意识的有效手段。

1983年做的事是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用自己年轻的按捺不住对知识饥渴的心去结识一些新朋友、认识一些新事物，但内向和腼腆的性格又把自己弄得忧伤和灰暗，或者同生理的节奏一起进入自我的忧伤和愤怒中。内心的情感很重、很重，当一年后真正和手上的力度融为一体时，这个很重的意义才得以真正的显现。

那个岁月，几年过来的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西方的哲学、现代文学乃至现代艺术的理念，通过翻译和印刷得很粗糙的书籍、画册的逐步传入。人性中通感的东西，那些模糊状态中的情感的尖叫就能很快地在西方人发明的一些现代艺术形式中得到基本的对应，年轻饥渴的灵魂像猎狗一样嗅觉敏锐，义无反顾地扑向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的方向，那些有感觉、有热情、有雄心，躁动不安而又充满反叛欲望的年轻人很快就被卷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热潮中，经过1983年、1984年的喘息、消化、酝酿，而在1985年集体大爆发出来。

个人知识的积累和提高过程的岁月，现在也已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更多的是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坐在东郊外的湖边的枯草上面对老城墙画冬天的枯树枝，晒着太阳。相互认真地说着些刚看到的新知识以及朦胧诗歌，直到黄昏。相对那个年月介入诗歌的程度要比绘画深些。可惜那个时期的诗歌几乎没保留下来。也庆幸我们这样的年纪在刚要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时，碰到了这个文化启蒙的时期，而且自身反应巨大，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可以感觉到年轻自由的生命激情由此找到了一个喷涌而去的广阔原野。你在其中陷得越深，跟现实的矛盾就越激化，就会越加讨厌这个刚开始也注定很快要结束的极度理性的工作。

到了夜晚，过剩的精力就使得我们经常整晚骑个自行车在街上乱转，经常是城



1983年的我

东穿到城西、城南穿到城北，还要同碰到的路人打架，要不就约路上碰到的漂亮女孩什么时候给她画像，或者就是通宵达旦地在某个朋友的有昏黄灯光的小屋里谈论现代派绘画，朗读诗歌。当然总会想法子弄来劣质的酒助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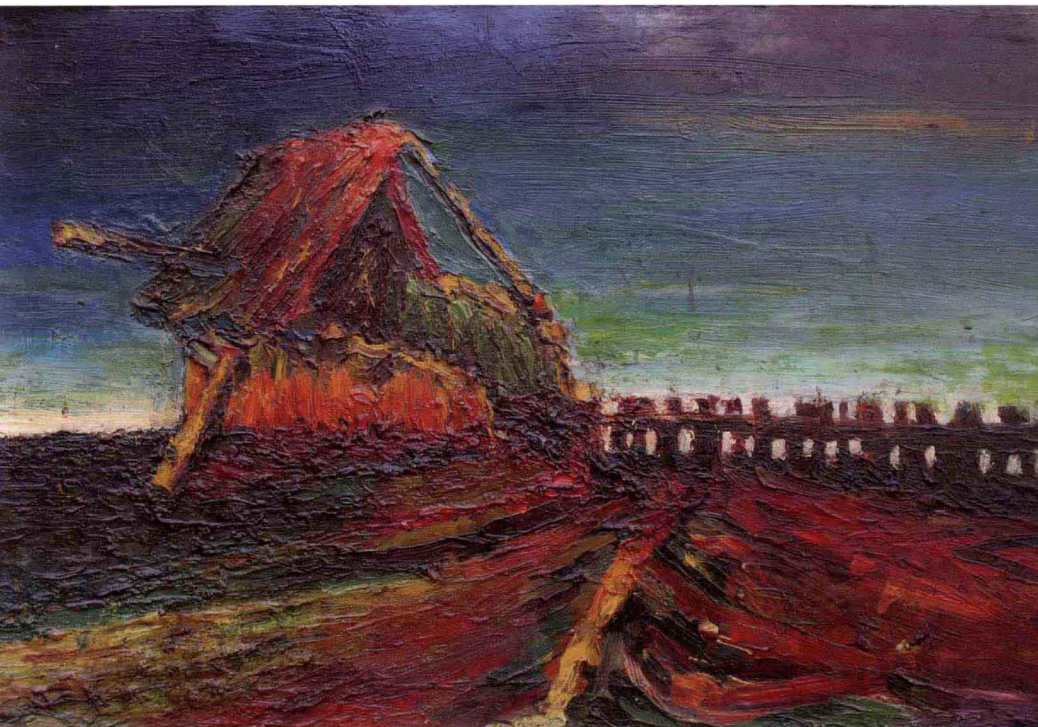
附上一首当时的小诗片段：

我已踱步在黑暗的长廊
只有微笑在黑暗里泛着动情的微光
我乏力的声音还能震颤几根琴弦
像萤火虫般地
星星点点地 飞向你



1983 年的我

2. 1984 年创作的第一张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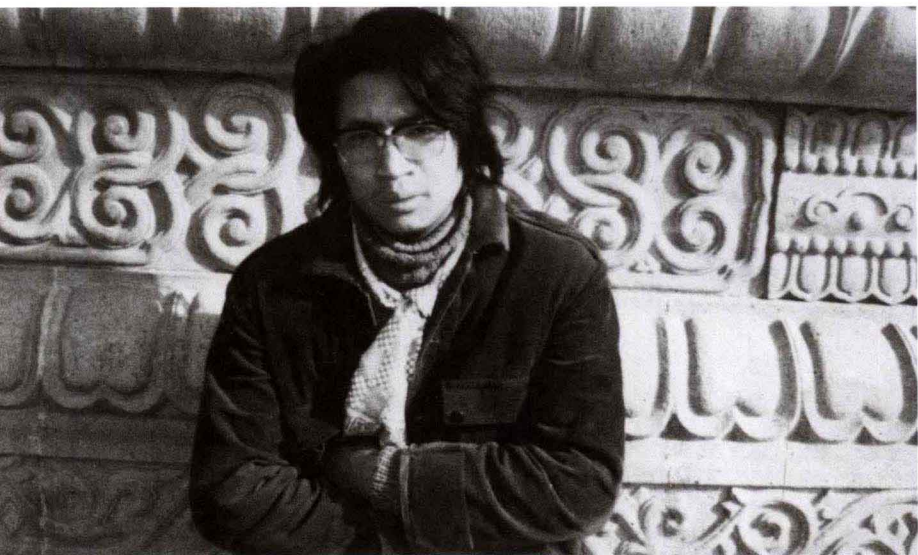
风景 油画于铁皮上 1984. 11

1984 年所有新生的有关艺术琐碎的事情总会引起我们热情的关注。初夏时节，我们单位的美工和我一起在连云港的海边转了二十来天，所谓去采风 and 写生。当年正处在一个伤痕美术和西方现代派艺术形式交替的阶段，陈丹青的那几张西藏画以及那个搞得很伤感诗意的连环画使大家增加了对异域风情、荒山野地、深度的伤感情绪产生心理饥渴的对位幻想，冒险去感受的愿望很强烈。陈丹青的那几张西藏组画包括之前的《泪水洒满丰收田》也被当年擅长写实绘画的朋友们奉为不可企及的神品，在当时的确是很有影响力。只是当年的朋友们迷恋写实主义愈深，从里面摆脱出所需的时间就愈久。或者干脆就终结在现实主义绘画跟前。那种环境，对知识成型之前的人的心理状况有很大影响。但是最终内心本能的倾诉渴望，或者说那种深度的伤感情

绪所需要的更具能量的艺术形式才能给予的对应，使你在饥渴中寻找，西方的梵高、野兽派、毕加索这些当时能及的画册就成了指路的明灯。

那么，那次海边写生转悠的习作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记起那时的一些事情，比如那一次在涨潮时危险的海堤之内的长时间行走，还有几个我们在海边渔村的浮光掠影，能回味出一些海风和阳光的感觉。

大致在10月份开始了第一张有创作特征的绘画，就是这张描绘心理的有破屋的风景画了。这是画在一张厂里角落里找来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文革”宣传品铁皮上的。可能画了不少遍最后成了这样，很厚，现在看是一张有表现主义伤感情绪的想象风景画，跟当年周围的美术朋友崇尚的现实主义绘画已经拉开距离。这样，从此出发我将在我的开始的表现主义绘画之路上愈走愈远了。这其实也真是个未知而又命定在等待着你的生活，尽管充满了艰辛苦难……



1984 年的我

3. 1985 年的几张作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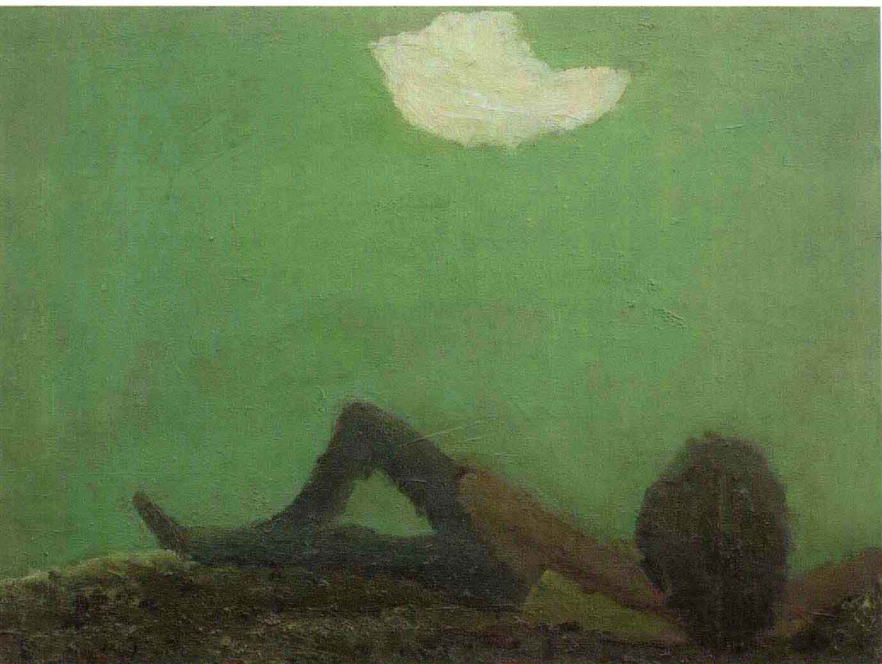
当年的艺术学院的一些学生是介入'85新潮较早的一批，利用学校的信息优势，很快接收到并开始在形式上模仿西方现代派绘画，1984年底在南京鼓楼公园有个五人展，其中的某些作品我还有印象，像丁方、杨迎生的作品。丁方当年的作品不自觉地已透露出一些西方现代艺术样式的本土转换意识，这应该还是个自身本能的东西，在当时是个较早的觉醒。这个展览也对我身体内所具有的绘画潜能有一定的激活作用，当时很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现代性绘画能把潜意识里不明确的东西发泄得那么生动而完全，是诗歌或者早年的正统音乐所不能及的，存在着视觉搅扰了心灵而共鸣后的那种灼烧感。

这个视觉现实的引诱和着仅有的几本西方绘画的劣质画册的翻阅，使人更想进入那个色彩和变形组成的能承载心灵的完整的痛苦的非现实空间。因此画画就是个义无反顾的事情了。

提到画册还有个至今记忆犹新的事，1985年的初夏时节，在南京的军人俱乐部里有个首次国外美术图书的展览会，要有门票方可入内，我们的意识是到了现场再想法子混进去。现在看就是个奇观了，有那么多处在知识极度饥渴的人，要想办法进入才能去翻翻那个外国的原版画册。想来当年的理想主义信念更多是建立在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下产生的人性深度及自由度的知识的渴望，以及那个遥不可及的有着善良美丽而深邃眼神的现实国度的幻觉。记得门口有很多没票进不去的人，在那儿和管门的瞎磨，在快要关门之际我们总算入内了，里面拥挤着的人四处都在翻弄，从人缝里探手下去才能够到架上的原版画册。我手上翻动着那本画册，不自觉中的心灵交流，忙乱中翻完那本画册后却感觉浑身发热发燥，这说明对看着的这些图像有着强烈的心理生理反应。我一两年后才知道当时翻的是那个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的画册，也是我一直喜欢的真正伟大的艺术家。还有印象的大概还有本约翰·强斯的画册。这在当时都从未听说的。

当年的夏天还有件反映年轻人激情的事情，就是几个画画的朋友，花了好几天时间一起骑自行车到不算近的一些周边城市一面游玩一面写生，每人只有十元钱，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但也有种冒险以及奇遇的快乐。年轻时如果你是个画画的，这种方式的外出是很常见的，有的还骑车去西藏。

那段时间画了几张画，开始时里面还有些文学性的东西，也存在着伤痕美术的痕迹，等内心的感悟同色彩造型的相互表达一致时，表现的欲望才愈来愈愈好地得到呈现。这些画有的已经毁坏，仅能找到当年拍得很差的几张照片贴出来。



上：天空 布面油画 1985.7

下：房内的人 板上油画 1985.7